

抗美援朝老兵高桐的战争经历

苏宝敦 孟庆祯 张春增

2012年2月7日,在房山良乡隆泽园大酒店小会议室内,建国以前参军,现年86岁,享受离休待遇的退休老工人高桐,在他的家人陪同下,应《北京人》杂志相邀,讲述了他参加抗美援朝的一段战斗经历。高桐1927年8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涿州市向阳乡保安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,被抓壮丁进入国民党军队。1949年1月起义,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参加了解放张家口、太原和大同等地的战斗;1950年10月14日入朝作战,1951年8月负伤回国,1955年转业分配到北京市金隅水泥厂周口店采石场工作。1987年10月25日退休(享受离休待遇)。先后被授予“华北解放纪念章”“全国解放纪念章”“入朝作战纪念章”。2009年,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部门授予他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章”,为三等残废军人。退休后,经常被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请去为战士们讲述朝鲜战争故事。

1949年1月31日,北平解放前夕,高桐从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,属66军592团特务连机枪班。高桐身材魁梧,打仗勇敢,曾担任副班长。

1950年10月中旬,高桐所在的66军592团奉命调往吉林省中朝边境,属邓华领导的23集团军。部队领导传达指示时,只说是到边疆驻防,没想到,一开拔就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。他们入朝作战时,战争形势极为严峻,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从朝鲜人民军手中夺回了汉城,推进到三八线以北,北朝鲜的首都平壤被炸成了平地,还时常派飞机轰炸我国的安东(即现在的丹东),气焰十分嚣张。我国声明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是10月25日,而高桐所在的66军进入朝鲜是10月14日,尚处在保密阶段。因此,他们进入朝鲜时换上了朝鲜人民军的服装,大盖帽、上衣、裤子全换了。由于战事吃紧,当天夜里,他和战友们一过鸭绿江大桥,就一溜小跑着奔赴前线。为了争取时间,一边跑一边换军装。一口气跑了12华里,进入龟城、泰川、新兴里一带的前线投入了战斗,一边打,一边向南推进。美国飞机不停地盘旋轰炸,志愿军白天隐蔽起来不露面,所有的战斗都在夜间进行。尽管美国的飞机飞得很低,但为了不暴露目标,导致更加残酷的报复,眼看着它们不停地俯冲拉起,一波一波地扔炸弹,不能打。美国飞机不分昼夜天天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,粮食、衣物、弹药无法运至前线,战士们生活极为艰苦。据高桐讲,他所在的特务连机枪班一共14名战士,有两挺机枪,一挺是捷克造的,一挺是波兰造的。打起仗来,一挺机枪能顶一个排的兵力。至于其他战士们使用的武器,全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缴获敌人的七九步枪,三八大盖,每人分配三百发子弹,

打完了就完了，迟迟补不上。论武器装备，比美国人相差悬殊，战士们穿着秋天发的单衣单裤胶球鞋，承受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低温，每天饿着肚子，趴在冰天雪地里和敌人作战。休息的时候，六个人盖一条被子。就是这六个人合盖的被子，开战不久还被打坏丢失了。到了夜里，战士们找些稻草裹在身上取暖，如果连稻草都找不到，只好躲在雪地里过夜。不少战士被冻死，不少战士被冻坏了胳膊、腿、手和脚。实在找不到吃的，战士们就把朝鲜老乡们来不及收获的谷穗掐下来，揉搓碎了，吹掉糠皮装进口袋，饿得实在受不住时，抓一点放进嘴里，嚼一嚼咽下去。进入冬季，连谷穗都没有了，就抓把雪放进嘴里。

攻打泰川的时候，高桐和战友们越过一条山沟，争先恐后地往上冲。因为仗打得特别激烈，牺牲的战友和敌人的死尸遍地都是，全都被冻僵。当时，他和战友时玉文登着一具具死尸往前跑，爬到一处高台上，时玉文听见炮弹的呼啸声，一把把他推了下去，炮弹落下，时玉文当场牺牲。如果石玉文不先把他推下高台而自己先跑，那么被炸死的就不会是时玉文而是高桐。因此，高桐认为时玉文是为救自己而死。

打下泰川往回走，敌人和志愿军互有进退，分不清自己处在什么位置，常与敌人不期而遇。这天，为了躲避敌机，高桐半个排的战友在一处树林里藏了一会儿，觉着不安全，躲进了泰川右侧一座小山坡上的山洞里。高桐钻进了路边的一根水泥管里。在水泥管里呆了一会儿，他觉得飞机暂时不会来，便跑回树林里擦枪。枪没擦完，就发现几个美国鬼子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着朝他们走了过来。他连忙把枪装好，冲着美国鬼子开了一枪，枪一响，藏在山洞里的战友们被惊动了，全跑了出来，一下把美国鬼子团团围住。原来，这是一群被打散了的美国兵，一共 8 人。当下，这八个美国兵全给抓了活的，一个都没跑掉。此后不久，两个被打散的美国兵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跑到一块空地上用白绸布摆字儿，想通过这种办法招唤空军来救他们，字儿没摆完，就让高桐和战友们给发现了，围上去按在地上，抓了俘虏。

1951 年 1 月春节前夕，由 39 军、40 军、42 军和高桐所在的第 66 军组成的第 23 集团军，在邓华司令的率领下，简称“邓集团”，配合韩先楚领导的西线“韩集团”从中线向南突击。打到华川一带，连里已经断粮。这天，他们正准备到附近的村子里找点吃的，上级命令他们迅速开赴乌云山前线参加战斗。一班班长李军说，594 团已经打没了，守不住了，让 592 团赶上去支援。这样，他们就饿着肚子向阵地跑去。进入阵地爬进战壕，架起机关枪朝着山下的敌人射击。打着打着，突然，一颗子弹打进了高桐左腿外侧膝盖下面的部位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战友们见高桐挂花了，便给他包扎了一下，让他退回山下阵地的后方。时值隆冬，天气寒冷，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。他刚想站起来往山下走，一个跟头摔倒在雪窝里。腿上负伤走不了，他就趴在雪地上爬。往前爬了一段，手几乎给冻木了。他就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一双手套戴上，继续往前爬。这时候可能是敌人又攻上来了，战友们的机枪又响了，可他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了，继续向前爬。爬一段，就试着劲站起来，咬紧牙关忍着疼痛跑几步，跑不动了重新趴

在地上爬。好不容易爬到一处山顶，他把手套摘下来，扯着山上的灌木丛，坐在雪地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溜。溜到山下，遇上三位抬担架的同事，他们把高桐搀扶到一个低洼处，给他一片药让他吞下，用剪刀豁开他的裤子，给他的伤口绑上绷带，把他抬到一位朝鲜老大妈家里让他休息。老大妈连着问他几句：“撒以里骚？！撒以里骚？！”高桐听了朝鲜老大妈的话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问他有没有米。他摇摇头回答没有。原来，部队领导考虑到他们是出国打仗，需要朝鲜人民的配合，主要是跟美国人作战，组织大家学了一些英语和朝鲜话，简单的英语和朝鲜话都会说。老大妈从屋子的某个角落找出了一点大米，给他煮了一碗粥喝。这说明，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入朝作战，积极拥护全力支持，反映了相互之间的鱼水深情。

高桐喝了粥，体力恢复了一些，拄着棍子继续往前走。一连走了几天，不知走了多远，道路宽敞了，遇上一辆后方开来收容伤员的汽车，连忙举手拦截。汽车停下来，他爬上去。汽车把他和伤员们拉到一处地方，让他们下了车，调头返回。他和伤员战友们拄着棍子继续朝后方走。因为经常遇上敌机轰炸，白天只能找树林或者洼地隐蔽下来，黑夜赶路。即使是离前方远一些可以白天赶路了，仍然不能放松警惕，每隔一段，就安排一位志愿军站在高处，当“枪击哨”监视敌机。一旦有敌机要来，“枪击哨”就会鸣枪示警，枪一响，路上的伤员们赶快躲避，等飞机飞走了，再走出隐蔽处往前走。有一次，他亲眼看到伤病员们刚从汽车上下来躲进树林，敌机就过来轰炸，把汽车给打着了，车上的司机战友们光荣牺牲。还有一次，他躲在一座大桥下边隐蔽。发现不远处有一头牛，为了不让敌机把牛炸死，他想走过去把牛牵到桥下，几架美国飞机轰轰隆隆地飞了过来，可能想炸大桥，盘旋了一阵开始向下俯冲。其中的一架不知是出了故障还是飞行员技术不高，一头栽下来扎进地里，机翼撞到桥上被刮断了，机头扎进地里，驾驶舱吊在半空中，飞行员的脑袋给刮掉了，只剩下身体。高桐和战友们看了以后觉得特别高兴，说你们这帮子美国鬼子开着飞机耀武扬威炸死了我们多少战友，落个机毁人亡的下场罪有应得。

高桐和伤病员战友们走了很长时间，来到一个叫山堂的地方，总算遇上了接待伤病员的单位，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大米饭、一盒罐头，从这以后，每天总算能吃上一顿饭了。吃了饭，接着往后方走。到了一处火车站，上了火车，发现车上有护士、医生专门为伤病员服务。车上有许多伤员，有的断了胳膊，有的断了腿，还有的被炸瞎了眼睛。医护人员把高桐的伤口处理了一下，换了药，重新包扎好，让他好好休息。

闲着没事儿，高桐和战友们下了火车，到站台上转游。发现到处都是箱子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码着。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觉得好奇，打开箱子一看，一方一方的全是猪肉，每块有一斤左右，全是熟的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一问才知道，志愿军战士们在前方饿着肚子爬冰卧雪，党中央非常清楚，准备了许多衣服和吃的，只是由于敌机不停地轰炸，运输线被切断了，东西运不上去。此后，高桐和伤员们被送回国内，来到吉林通化，到了火车站，没等他们下火

车，担架队就赶到车站来接。到了通化医院，护士们推着小车把他们送去洗澡、换衣服。可能是回到国内身体彻底放松了，洗完澡换了衣服不久，他就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坐火车到了黑龙江省一个叫昂昂西的火车站，出了昂昂溪火车站，住进了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五医院。在这所医院住了几天，被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接到了北京通州潞河医院，在医院开刀手术，取出了腿上的子弹。当时，给他作手术的是一位日本医生，名叫央刀（音）。央刀医生告诉他，子弹钻进他膝盖子下边的部位，把他的大筋给打断了，并没伤着骨头。不然，他的腿很可能再也直不起来了。

1987年，高桐退休了，享受着国家离休待遇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。

苏宝敦：原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

孟庆祯：原中石化润滑油公司行政部长

张春增：原房山区科协秘书长